

廣東文史資料

第二十六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二十六輯

（內刊歷史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廣東研究所編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編
廣東省歷史研究所編

廣東文史資料

第二十六輯

16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〇·广州

广东文史资料

第二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179,000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700册

书号 11111·56 定价 0.80元

目 录

回忆彭湃烈士几件事	林务农 (1)
北江农军学校始末	郑拔夫 (9)
大革命时期清远县的农民运动	郭宝通 整理 (17)

李济深的略历	李济深口述 张克明笔录 (28)
一、少年时代及参加辛亥革命	(28)
二、参加护法之役的北伐	(30)
三、重整第一师	(32)
四、为统一广东而征战	(34)
五、北伐 前 后	(36)
六、国共分 裂	(38)
七、被扣留在汤山	(40)
八、“九一·八”之后	(43)
九、福建人民政府	(45)
十、组织民族革命同盟	(46)
十一、参加抗日战争，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	(48)
十二、在广西时期	(49)
十三、在敌后工作	(52)

十四、日本投降以后 (53)

十五、来到南京 (55)

老隆武装起义概况回忆 曾天节 (58)

从策划反蒋到粤东起义的历程 李洁之 (104)

粤东起义回忆 魏鉴贤 (127)

保安十三团老隆起义经过 刘 勉 (148)

我率保安十团在南路

起义的始末 陈一林口述 李松庵笔录 (162)

粤北始兴起义始末 张显岐 (201)

广东暂编第二纵队

在江门新会地区起义经过 云 汉 (216)

回顾六邑起义 彭秋平 (229)

附录:

关于撰写史料稿件的几点意见 (243)

2704/19

回忆彭湃烈士几件事

——纪念彭湃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林 务 农

彭湃同志是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杰出的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彭湃同志不愧为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他战斗的一生，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称颂。

他在青年时期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接受了马列主义。“五四”运动后回国，在海陆丰组织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返回海陆丰领导农民暴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工农兵政权。

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他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随被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八月廿四日，在上海，因叛徒告密出卖，不幸被捕。是月卅日，坚贞不屈，英勇壮烈牺牲。

今年是彭湃同志牺牲五十周年，我写下几件往事回忆，俾正确写出彭湃烈士传，对其一生功绩全面评价时，有所参考。

(一)

一九二一年春，彭湃同志卸去海丰县教育局长职务，在海丰开展全国第一个农民运动。由于彭湃同志善于宣传、组织农民群众，加上海丰农民遭受新兴官僚地主深重压迫、剥削，遂使海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有如雨后春笋，数月间，由六个人的团结奋斗，发展为“赤山约农会”；旋扩展为海丰总农会。不到两年，就成立了惠州农民联合会以至广东省总农会。点燃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农民斗争的火把。

一九二三年六月底，适海丰发生了一场空前风灾水祸，房屋倒塌，稻谷、番薯尽皆失收。彭湃同志睹此惨象，领导农会发起减租运动。农民在农会领导下，团结一致，提出“最多只交租三成”。地主则组织了一个“粮业维持会”，坚持要十足收租，以与农会号召减租相对抗，因而爆发了一场农民与地主的剧烈斗争，导致地主、官僚、军阀联合一起，以武力扑攻农会，逮捕农会工作人员，造成了“七·五”农潮事件。

当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已趋衰落，被孙中山先生逐出广州，但仍率部盘据东江一带，负隅顽抗。陈的总司令部设在河源老隆。总司令部机要处有两个机要秘书彭承助、彭承伦，是彭湃同志的同学，颇有感情，常把陈炯明一些动态告知彭湃同志。陈炯明有一次在与其幕僚谈论中，称赞彭湃同志是个有作为有才干的人物，想写信请彭湃同志到香港与他见面，事为钟秀南所阻。彭承助、彭承伦也把这消息透露给彭湃同志。

“七·五”农潮发生后，海丰农会已转入地下活动，农会在讨论应急措施时，除主张领导农民继续坚持斗争外，还主张彭湃同志往老隆找陈炯明交涉，利用反动派内部可以利用的矛盾。

彭湃同志第一次往老隆见到陈炯明，交涉结果，陈炯明答应电飭海丰县长王作新恢复农会，释放被捕农会会员；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谈判解决减租事项。彭湃同志以为得到初步解决，当即返回海丰。不料王作新仗着陈炯明叔父的力量却置之不理，致使彭湃同志不得不有第二次老隆之行。

当时我和陈魁亚、林魁三同志住在汕头荣庆里“潮梅农会筹备处”。彭湃同志偕李劳工同志到来，共同商定再往老隆，向陈炯明交涉。次日，彭湃、李劳工同志和我三人同乘潮汕铁路火车到潮安，转搭电船往流隍，然后经汤坑、蓝关、秦岭，足足赶了七天路程，才抵达老隆。

我们先到陈炯明的总司令部的机要处下榻，由彭承助通知了陈炯明。旋彭承助告知我们，陈老总请你们到他处吃晚饭。我们遂往陈炯明住处。陈见到彭湃同志，颇为客气，把手款茶。彭湃同志问陈：“陈先生，海丰农民被捕已数月，你去了几次电报都不释放，是何缘故？”又说：“先生既然有命令叫他放，他不放，显然是违抗命令，何以先生不取缔他？”陈炯明推说：“这完全是我叔父和王老师（指海丰县长王作新）作梗，他们是难对付的。我不日要到汕头去，待我到了汕头和你办。”

陈炯明又和蔼地对彭湃同志说：“我这里甚少人办事，即有也是不负责任的，实在内务欠人，你可在我处帮助，我回汕头，你也可以同我一齐回去。”陈炯明把话头一转，对彭湃同志说：“当今只有实行联省自治，谋求生息，然后召开国是会议，筹建中央政府，以求富强。”彭湃同志当即回答“所谓联省自治，实际上就是各

自割据，必然导致互相攻伐。春秋战国历史可为殷鉴。何况当今帝国主义者正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自扶植其傀儡。这不是正适合帝国主义的要求吗？如是下去，非把中国沦为四分五裂的殖民地不可。”陈炯明听后，面有谦色。此时恰好陈的卫兵进来说：“请用饭”，遂相偕到饭厅去。

次日，陈炯明独自一人走进机要处，又对着彭湃同志说：“中国最大的军阀袁世凯，业已灭亡；其次是孙中山，哼！孙如不倒，广东无安宁日。现在孙中山居然主张共产，与列宁同一错误。列宁是抢私为公的，我是主张化私为公的。现在中国最适合的是基尔特主义。”彭湃同志回答说：“在中国，现在暂不要说什么主义，最要紧的是解除全国多数农工群众的痛苦。如能在实际上主张工农利益，为中国大多数民众谋幸福，切实进行革命，我们就认为他是好的。”陈炯明听后无话可说，就起身走进电报室，叫机要员打他的电报去了。

（二）

一九二四年春，彭湃同志到了广州。当时国共已经合作。彭湃同志起初被安排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担任秘书。农民部部长系由中央执行委员彭素民（江西人、老同盟会会员）兼任。

彭湃同志到农民部后，对农运工作多所策划、建树，深得彭素民的器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每月举行两次例会，一次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地——越秀南路原惠州会馆二楼会议室召开；另一次则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在大本营（河南原土敏土厂）举行的。

有一次，在大本营召开的会议，农民部长彭素民因病不能参加，他把大本营出入证交给彭湃同志，委托他代表出席。在这次会议中，邹鲁提到：“农民有了农民协会组织，不但要求减租，租种沙田的佃户还抗缴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沙田附加捐，致使广东大学经费受到影响，不能依期发放员工薪金。农民运动矛头不应该指向政府当局。”

彭湃同志当即发言详细论述广东农民生活苦况，非减租难以生存。沙田佃户每季收获所得，难偿地租、捐税、肥料、种籽等支出，再要佃户缴纳附加税，确使佃户生活陷于绝境。

孙中山先生听后说，农民既然耕沙田要亏本，何以不谋别业？彭湃同志当即答以沙田佃户犹如池中鱼，池水干涸，可他不得不困在池塘里，那能到别的池塘去呢？中山先生听后默然不答。

散会后，谭平山同志和彭湃同志同乘一小艇过河北时，平山同志对着彭湃同志说，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历次会议上，凡中山先生说的，大家都唯唯恭听，从来没有象你这样顶回去的。

后来孙中山先生由于形势发展，加以共产党的协助，对农民问题逐渐加深了解、认识。在彭湃同志主持召开广州市郊农民联欢大会时，孙中山先生也偕同宋庆龄女士出席参加，并在会上演讲中，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彭湃同志倡议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农运干部充当农民部特派员到各地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等措施，都获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以后，广东各地农民运动逐渐蓬勃发展起来。

（三）

一九二四年初，广宁县一成立农民协会，即遭受土豪、劣绅、

地主的压迫、破坏，致农民一度消沉退缩，农会会务陷于停顿。后经彭湃、周其鉴两同志亲自前往发动，并策划减租，农民运动始又发展起来。同时也遭到土豪、劣绅、地主的联合反抗。

地主组织了一个“业主维持会”，招收民团，购买枪弹，准备扑攻农民协会。部分地主已率领民团向古楼营地区进逼，烧了两个村子示威。广宁农民群众感到形势逼人，非迅速武装起来，无以自卫。特别是农民运动中心的社岗、折石等处农民，更加积极进行武装。

当时农民群众有的多是粉枪，数量也不多，自忖难以抵抗地主民团的进攻，乃派出代表到省农民协会报告情况，要求彭湃同志帮助解决枪弹问题。彭湃同志多方设法，只找到旧步枪数十杆，驳壳两支和一些子弹，雇了两只蓬船，由彭湃同志亲自押运，从水路取道绥江赶运广宁。

当船经过四会县五马江一个哨卡时，驻防该处的民团拦阻蓬船前进。队兵下船检查，发现了舱底的枪支弹药。该民团队队长陈碧如闻讯赶到，质问彭湃同志枪弹要运往那里，有无上级政府公文。彭湃同志出示省农民协会公函，说系运往广宁县农民协会作自卫之用。陈碧如坚持要把枪弹暂行扣留，等待报请上级总团部发落。彭湃同志便向陈碧如进行宣传解释，说农民终岁劳苦不得一饱，地主不劳而获，坐吃现成，还串同土、劣、官僚，利用种种方法加重盘剥，使农民陷于绝境。农民不得不联合起来，组织农民协会，进行减租运动，图谋生存。地主却倚仗民团武力进攻农会，焚村杀人。农民当然要实行武装自卫，这是理所当然，谁是谁非，社会贤明人士已有公论，谅兄也早必有所知。党国出于扶植农工政策，必然尽力赞助，所以，此次派兄弟押运这数十杆旧枪给广宁县农民协会，藉充自卫之用，谅兄当能同情云云。

彭湃同志辞锋锐利，侃侃而谈，深深感动了这个落魄知识分子，曾做过黄岗社学教师多年的民团队长，陈碧如经过一阵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作出了无条件放行的决定。

自此以后，陈碧如思想逐渐起了变化，日益接近四会县革命分子，并利用他的社会地位，为革命活动开方便之门。最后终于投身大革命，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四)

一九二五年初秋，流窜闽、粤边的陈炯明残部，乘广东国民政府正忙于集中武装力量，解决广东杨、刘叛军的时候，从上杭、永定反攻潮、梅、海陆丰。陈逆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屠杀，单就海丰一县，牺牲革命干部和群众，就达一百余人。其中有彭湃同志从事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得力助手，曾任黄埔军校海陆丰后方办事处主任的李劳工同志（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等。

第二次东征克服海陆丰后，国民党海丰县党部和各工、农、商、学团体，发起建立殉难烈士纪念亭，地点选择在倚靠龙山，俯瞰龙津溪，风景秀丽的一小山麓上。在这山麓背后，有一座彭族祖坟。彭族中有些人认为破坏了他们的祖坟风水，煽动族人群起闹事，怂恿彭湃同志母亲出面干预。当烈士纪念亭破土动工时，竟胁持彭湃母亲静坐在工地上，以示反抗，阻挠开工。虽经各机关团体代表再三进行劝说都无效，迫得海陆丰农民自卫军总队长吴振民同志（当时海陆丰由农民自卫军代替驻防军职责拱卫海陆丰治安）无可奈何中，不得不将彭母捆绑起来，送回总队部。

彭族中人和彭湃同志家里的兄弟大为不满，联名写信向在广州的彭湃同志控诉，大造是非，指责吴振民同志，妄图凭借彭湃

同志力量，改变建筑烈士纪念亭地址。不料彭湃同志复信其兄弟，指出不应无理取闹，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吴振民同志这样做，正是他真正认识我彭湃……。”彭族中人及彭湃同志的兄弟接到彭湃同志的复信后，才不得不罢休，让烈士亭按原选定地点建立起来。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广州

北江农军学校始末

郑拔夫

农军学校的创立

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开始于广东。早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间，就有共产党员彭湃同志等在海丰和惠州领导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数字发展到十余万。农会势力扩展到东江和韩江一带。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全面发展。一九二五年五月，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夏，全省就有六十六个县成立了县农会，会员发展到二十六万六千余人，占全国农民协会会员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村阶级斗争的激化，各县的农民自卫军也相继出现了。各地农民自卫军紧密地团结起来，跟反动派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有的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在一九二四年，广州的商团叛乱事件中，农民自卫军曾踊跃参加战斗，取得很大的战绩。但是，农民自卫军的武器装备毕竟十分粗劣，如果政治觉悟不高，缺乏军事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抵御有精良武器装备的

土豪地主阶级和军阀联合进攻。而为了提高农军的军事水平，首先必须训练出一批智勇双全的骨干。为此，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协北江办事处在省农民部的支持下，筹办北江农军学校。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陈嘉佑（该部驻扎韶关），表示赞助农民运动，对于北江农军学校的创立，也在物力人力等方面给予不少的帮助。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军校就在韶关正式成立了，由中共北江特委委员朱云卿同志为农军学校主任。第一期招收学员九十七名。

根据中共北江特委和省农协北江办事处的规定，学员入学条件，必须是在农民运动中一向工作积极，思想进步，略有文化的农会青年为合格。名额是根据各该县农军发展情况和需要统一分配的，也有少数个别学员是由有关人员推荐入学的，但同样是要通过学校的口试笔试和体检手续，然后放榜录取的。

农军学校的校址，起先是利用青年会会址。到后来，才又迁移到弓箭街都司衙门旧址。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学校正式开学。开学那天，在韶关市东门青年会内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中共北江特委卓庆坚同志在大会上讲述了学校的宗旨和学员学习的目的。我和农军学校主任朱云卿同志、农协北江办事处负责人侯凤池同志、韶关市各界代表及教导师刘小山秘书也都在会上讲了话，勉励学员们要努力学习，掌握技能，提高自己，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农军学校的经费并不充裕，其来源大半是由各乡村氏族祠堂庙宇的公款收入项下抽拨来的。学员的生活费用，也是由学员所在各乡的农会供给。开学后，由学校发给学员每人一套蓝制服，包括有衣、帽、绑腿、草鞋和风纪皮带等物，可说一应俱全了。其他训练时用的枪枝弹药与各种装备，也一概统由农军学校

发给。

农军学校自主任以下，除专职的军事教官朱云卿、曾文斯、俞品威、何文明数人外，其余的政治教官都是由中共北江特委卓庆坚、侯凤池、郑大旺（又名拔夫）、李桃麟、蔡召平、甄博亚和教导师刘小山秘书等带薪人员义务担任讲课，并不支薪。

农军学校的训练教材，主要是着重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各种制度从学习训练到生活管理，都采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并从北江农运的实际需要出发，着重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军事课程以国民革命军步兵操典摘要和野外勤务为主要教材。采用课堂讲授与野外演习相结合的方法，使学员都能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与技能。为了加强学员的敌情观念，并对社会治安有所贡献，军校每夜还派出一支由学员组成的武装巡逻队，轮流值勤，沿街巡行，直至次日凌晨才收队回校。

政治学习方面，也是每个学员必修的课程。由中共北江特委、农协北江办事处、驳载工会、韶关铁路工会负责同志和教导师刘小山秘书担任讲授，借以提高学员对农运重要性的认识。采用的教材有：

1. 中国革命史（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2. 社会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
3. 帝国主义侵略史（以侵华史为主）
4. 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
5. 农会须知
6. 农会之基本任务
7. 工农联盟
8. 世界革命史（以巴黎公社及十月革命为主）
9. 国民革命与农会组织法……等。